

伊·阿·凱洛夫 李·維·杜伯洛維娜著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 教育意義



人民教育出版社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

伊·阿·凱 洛 夫 著
李·維·杜伯洛維娜
丁 由 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

全一冊

著者：伊 · 阿 · 凱 洛 夫
李 · 維 · 杜 伯 洛 維 娜

譯者：丁 由

責任校對：陳 守 勤

出版者：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二 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見 正 文 最 後 頁)

書號：參0136

1954年3月原 版

字數：55,400

195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1—10,000

定價2,400元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至六日，蘇俄教育科學院與蘇俄教育部在莫斯科聯合召開科學會議，以討論對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要求。

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教育科學院院士和通訊院士，蘇俄教育部的工作人員，教育科學院各研究所的科學工作者，國家兒童出版局的工作人員，各教育學與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的科學工作者，作家，教師，圖書館員等。

在這本書裏發表的是蘇俄教育部部長、蘇俄教育科學院院長伊·阿·凱洛夫在這次會議上的開幕詞和蘇俄教育部副部長李·維·杜伯洛維娜的一篇題為‘在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任務中的蘇聯兒童文學’的報告。



И. А. Кайров Л. В. Добровина
**О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ТСКОЙ
ЛЕ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 1952

本書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莫斯科俄文版譯出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目次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部長伊·阿·凱洛夫 (一)

在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任務中的蘇聯兒童文學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副部長李·維·杜伯洛維娜 (二)

論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一)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部長、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

主義共和國教育部科學院院長伊·阿·凱洛夫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

和國教育部科學院和教育部分召開的討論對蘇聯兒童文學的教育要求的科學會議

上的開幕詞

約·維·斯大林在給「少先隊真理報」二十週年紀念的祝詞中寫道：「少先隊真理報」幫助蘇聯兒童掌握知識，以我們偉大導師列寧遺訓的精神教育少先隊員和小學生。祝「少先隊真理報」在以忠於我們祖國的精神教育少年列寧主義者的事業中獲得新的成就。」

這幾句話對於全部兒童文學也完全適用。

布爾什維克黨過去和現在始終都很關懷兒童文學的問題。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許多決議，都說明了這一點。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決議裏，是這樣規定了對兒童書籍的要求的：「兒童書籍應該是布爾什維克式的生氣蓬勃、號召鬥爭和鼓舞勝利的書籍。兒童書籍應該以各種鮮明的特有的形式表現國家和人們的社會主義改造，並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兒童。」

〔一〕這篇文章本來沒有題目，這裏的題目是譯者加的——譯者注。

當一九三三年九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決議在莫斯科組織兒童書籍出版社的時候，曾責成該社創作一系列的書籍，這些書應該使敘述的有趣與淺易相結合，應該具有原則的徹底性和高度的思想水平，俾能培養兒童對工人階級和黨的鬥爭與建設事業的興趣。

最後，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作出把兒童書籍出版社移交給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會管理的決定。在這個決定裏強調指出，兒童文學的出版工作必須建立在科學教育的基礎上，必須考慮到學校的需要與要求。

兒童文學的整個發展證明了：正是那些考慮到學校和家庭的需求的書籍，才是兒童文學的優秀典範，才是藝術上最完善的書籍。

黨關於文學和藝術諸問題的各次歷史性的決議，也促進了兒童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些決議裏，特別有力地強調了文學在共產主義教育事業中的作用。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決議裏指出道：「蘇聯文學的任務是在於幫助國家正確地教育青年，滿足他們的需要，教育新的一代成為生氣勃勃、相信自己的事業、不怕障礙、決心克服任何障礙的人。」

從這個決議裏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到，文學在年青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事業中有多麼巨大的意義。現在，關於兒童文學應該建立在科學教育的基礎上，關於創作兒童書籍時應該考慮到那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年青一代的學校的需要這兩個方面，已經沒有爭論了。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會，在自己的決議裏表揚了戰後蘇聯兒童文學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在這個決議裏寫道：「廣泛地包括各種生活現象，真實而鮮明地描寫蘇維埃現實和我們

生活中新鮮事物的典型特徵，——這就是目前時期兒童文學狀況的特點。」

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全會開會以來的兩年，標誌出兒童文學發展中的各種新成就。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兩年中，有許多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榮獲了斯大林獎金。其中有馬爾夏克的「兒童詩」選集，卡西里和波梁諾夫斯基合著的「小兒子的街」，米哈爾柯夫的劇本「我要回家」，巴爾托的「兒童詩」選集，華西連柯的中篇小說「小星星」，施起巴喬夫的長詩「巴甫里克·莫洛佐夫」，穆薩托夫的中篇小說「北斗星村」。

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和兒童書籍出版社的決定而組織的優秀兒童書籍創作競賽，幫助了新書的創作，促成了許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現。競賽的總結說明了蘇聯兒童文學的顯著成就及其思想藝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會的決議裏，曾提出了世界文學研究所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必須研究蘇聯兒童文學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並創作大學和高等師範學校用的兒童文學的教科書。應該承認，教育科學院在這方面幾乎什麼也沒有作。教學法研究所去年在研究兒童文學方面，還只停留在五至七年級的自然、地理和地質等課外科學通俗讀物問題的研究計劃上。

藝術教育研究所同樣是幾乎一點兒也沒有研究兒童藝術文學的問題。這個研究所正在研究的幾個問題僅與文學教育的教學法有關。他們研究的問題有：「幼兒園和小學校裏的美學教育」「小學低年級裏的故事講述」「中班兒童的閱讀技術」「一二年級用的兒童文學」「對幼兒園文藝書籍的教育要求」。

在心理研究所裏，只研究了一個與兒童文學有關的問題：「在小組學習兒童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想像底發展。」寫好的科學論文有「小學生在閱讀科學通俗讀物的過程中興趣的發生和變化的心理條件」。

在一九五二年的科學研究工作計劃裏，與兒童文學問題有關的有下面幾項：

藝術教育研究所將要研究的幾個問題是：「在學校中以文藝書籍進行美術教育的內容與方法」「文藝作品的表情朗讀及其對小學生的教育作用」「少先隊工作中的兒童文藝書籍」「五至七年級學生課外閱讀中的兒童文藝書籍」「五至七年級中的表情朗讀」。

心理研究所計劃研究的有：「兒童理解記敘文文藝作品的心理前提」「兒童理解詩歌的心理前提」。

教學法研究所正在研究對七年制學生科學通俗讀物的要求。

顯然，科學院院士們，文學家們，文學教學法研究部門的科學工作者們必須同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密切聯系起來，以創作高等師範學校用的兒童文學的教科書。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和教育科學院當前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全力改善中、小學校教導工作的質量。可用以達到此目的的手段之一就是兒童文學和教師對兒童文學熟練的應用。

別林斯基說過：「兒童書籍是為教育而寫的，而教育又是一件偉大的事業；它決定着人的命運。」

兒童文學對於兒童個性的全面發展，使兒童更好地理解各種生活現象和人的關係，對於鞏固

兒童的創造力和主動性，對於兒童道德的高尚化，都是有着頭等重要意義的。兒童文藝書籍幫助中、小學生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使他感受到沁入心脾的道德感和美感；使他體驗到深刻的和善良的情緒。好書能够教育人，能够防患於未然。它能使精神豐富起來，高尚起來；它能使兒童免於惡劣的影響，免於庸俗的生活；使兒童能够理解和體驗他人的痛苦與歡樂；有時並且能够感到真正的幸福。所以說兒童作家是教師的可靠而良好的同盟者。

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教育年青一代成爲身體強健、道德高尚、性格完整、正直、誠實、勇敢和愛好勞動的人；也就是要教育他們成爲有堅強意志和堅定性格、有布爾什維克式的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人。

我們必須教育青年成爲生氣勃勃、對人民、對祖國和對愛好自由的人類都徹頭徹尾地熱愛的人。

我們必須關心我們的兒童，使他們成長爲有教養的高尚的人，永遠渴求知識的人，具有生動的想像、豐富的幻想、無限信賴將來並醉心於給自己開闢前途的理想的幸福之能力的人，這個理想召喚着奔向光明的將來，而將來，對於蘇維埃人來說，則溶匯在一個無所不包的詞裏——這就是共產主義。

高爾基在談到那些能够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時，曾強調說，「這些人的基本品質，首先應該是愛兒童，其次才是淵博的學識」。高爾基繼續指出說，對待兒童應當是誠懇的。

應當好像攪着孩子們的手，跟他們一道走着各種生活的道路，給他們指出並在他們面前揭開其周圍的世界。因此，與兒童談話就應當是認真的、簡單明瞭的，而不應力求把所有一切從頭至

尾給他們講到底。要使解釋與闡述常常在兒童能够懂得、他們自己能够想到很多的時候就停下來。

兒童天性就有對現實的正常的知覺，但這是一種特有的兒童的知覺。兒童還只是剛剛進入世界，他的知識有限，知識還沒有成爲他的財富。人是不能親自看到和經歷到一切的。生活是各種各樣的，而每個人的生活又是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過着的。尤其是沒有經驗的兒童，更會對很多東西簡直不能發覺，或者理解得不正確。

兒童文學的任務，就是要來幫助兒童。

兒童感知得很多，但他是按特殊方式來感知的：他是直線的、直接的、赤誠的、以赤子的熱烈心靈來感知的。

兒童是輕信的，他不容忍虛僞、做作和那種在生活中並不存在的臆造。這就是說，作家必須在心理上精細地、在藝術上真實地、並以一定的思想立場來向兒童們講述他自己的思想。

蘇聯兒童是在各種影響的總和的作用下培養起來的，這些影響就是：勞動家庭、幼兒園、學校、少先隊和青年團。而電影、無線電廣播、戲劇、文學對兒童的教育又有着巨大的作用。

但是不能把兒童想像成爲比他們實際上要大得多的成年人。有時兒童可能誤入迷途。兒童是在成年人中間生長着，像成年人一樣說話，常常還沒有掌握住適當的概念，就摹仿着成年人。因此，五、六歲的兒童可能表現出一個比他們實際上要大得多的成年人。

誰要是善於在教育學上、在心理學上理解兒童，對待兒童，誰就是真正的教師。教師的活動是創造性的活動。教育學是不知道有什麼適用於每一個兒童和每一個別場合的。

教育法則的。教師知道兒童教育學和心理學的一般法則。應當創造性地應用這些法則於每一具體場合的教育中。

偉大的俄國教育學家烏申斯基在「人本學」一書的序言裏寫道：「我們不向教師們說：你們這樣或那樣行動吧，但是我們要向他們說：你們研究那些想要掌握的心理現象的法則吧；你們的行動，要適合這些法則，要適合那些你們想要把這些法則運用進去的情況。不僅是這些情況無限紛繁，學生們的個性也各不相同。能够在教育和學生個性的這種紛繁複雜的情況下提出一些什麼通用的教育方案嗎？」

烏申斯基繼續寫道：「所以我們要勸教師們在總的方面儘可能仔細地研究人的身體和精神的本性，研究自己的學生和他們的周圍環境，研究各種並非永遠都具有意義的教育方法的歷史，給自己提出一個清晰的肯定的教育目的，依靠所獲得的知識和自己的智慧，一往直前地達到這個目的。」

這位卓越的俄國教育學家的這幾句話，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對作家們說的。不能作出一個如何遵循教育要求來寫兒童書籍的詳細而萬靈的方案。不能指示作家採用什麼比擬、形容或隱喻等表現手法，也不能授予某些個別的教育法則。但是一個兒童作家完全應該懂得兒童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各種原則，正如任何一個作家完全應該懂得語法結構一樣。

在蘇聯作家協會理事會第十三次全會的決議裏指出了，必須加強工作來提高兒童作家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教育學水平。必須找出作家、教師、教育學家們在創作兒童文學的工作中互相幫助的形式。

蘇維埃作家們的作品，培養着兒童們斯大林時代蘇維埃人崇高的道德品質。兒童們萬分激動地讀着可愛的書，竭力摹仿書中的英雄。

一本寫得真實的、寫出了蘇聯青年與兒童尖銳而高尚的體驗的書，會使我們的青年激動。例如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它激動着我們的青年，使他們的心靈深深地受到感染。靠着這些書的帮助，使我們青年人產生了很多思想。

基爾吉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伏龍芝城第十三學校的一個女學生瑪伊娜寫道：「我讀過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給這種感覺下個定義……我感到自己很不自在，坐立不安……我有意強使自己處於『青年近衛軍』中的女孩子們的地位。我能經受得起他們經受過的一切嗎？我能在斯達霍維奇的地位上處過去嗎？媽媽也要問我，我要怎麼辦呢？我是一個青年團員，當然，我是要參加青年近衛軍的，是要完成一切任務的，可是我受得了那些拷打和苦難嗎？……我覺得，我是受得了的，但是光說是不夠的，我記住這一點。我希望你們給我解釋我的這些感覺。我為什麼一舉一動都要責備自己？我應該作些什麼，好來培養那些在艱苦的環境裏能够變成鐵的意志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的崇高的道德品質呢？」

一個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少年讀者寫道：「我好像是跟密勒席葉夫一道，往自己人那兒爬着，跟他一起躺在醫院裏，我讀着，讀到這個程度，竟感到好像我的腳也和亞歷克賽·密勒席葉夫的一樣痛了，我甚至用手摸了它們一下，但我發覺它們一點兒也沒有壞。」

一個三年級的女生柳達讀完了奧謝耶娃的「瓦小克·特魯巴喬夫和他的同學」後寫道：「我是多麼高興，露沙柯夫的俄語課考『五分』，可是，當爲了一支粉筆而發生爭吵，我又覺得

慚愧。啊，快些出版第二部吧。」

伯力城的一個女學生爲着「瓦小克·特魯巴喬夫和他的同學」一書第一部末了的孩子們命運而激動，女作家把他們送到烏克蘭去遊覽了。

這位女學生寫道：「他們到了烏克蘭，那時戰爭就開始了，我真爲他們耽心，他們什麼也不曉得，而我却知道他們處境的危險，但又沒有力量去防止這些危險。」

蘇聯名教育家兼作家馬卡連柯寫道：「很難想像有甚麼主題是不能提供給兒童的……如果有人指出有這樣一個主題，它在成人文學中適用，而在兒童文學中又似乎忌用的話，那麼，這只能意味着，這個兒童主題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而應該在這個問題上苦下工夫。」

蘇聯的現實世界是偉大的，光輝燦爛的，多方面的；而我們讀者的興趣和需要也是多方面的，廣泛的。兒童們希望有一些記述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生活與活動的書籍。他們希望有一些描寫布爾什維克黨的傑出的活動家——莫洛托夫、加里寧、基洛夫、伏羅希洛夫、奧爾宗尼啓則、捷爾任斯基、日丹諾夫及其他等人的書籍。兒童們對描寫外國工人階級領袖們的書籍也感到興趣。他們還想讀到敘述我們時代卓越人物的生平的書籍，敘述飛行員契卡洛夫與加斯泰洛、敘述謝略莎·邱列寧娜、李查·茶伊琴娜等人的生平的書籍，敘述烏利亞·格洛莫娃和留波夫·雪夫措娃的童年時代的書籍，他們還想讀到關於卓婭·柯斯莫捷綿斯卡婭的生平，關於李森科和米丘林的傳記性的短篇小說，關於偉大的俄國將星和其他很多優秀人物的生平的書籍。

兒童們希望有很多書籍來描寫我們偉大的祖國，祖國遼闊無邊的疆域，英雄城，遠東新城市的建設，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在共產主義時代我們國家將會是怎樣一個國家」和「共產主義在

全世界實現時」的生活。兒童們竭力想要深入到「明天」裏去。

我們祖國的歷史方面的書籍，引起兒童們很大的興趣。這些書就是：「基輔羅斯的繁榮」「莫斯科建城的故事」「伊萬·蘇薩寧」「阿發納西耶·尼基丁的旅行」「十二月黨人」「舊莫斯科城」「斯切班·拉辛」「葉美里揚·普加喬夫的起義」等等。兒童們想要讀到描寫國內戰爭及其英雄、描寫「偉大衛國戰爭」和「蘇軍」、描寫蘇維埃人的勞動的書籍。

描寫蘇聯學校與兒童的書，引起兒童們特別的興趣。他們要知道，馬卡連柯的學生們都成了些什麼人，他們想要知道教師，知道學生的友誼，學生的日常生活，班級生活，結束中學進入高等學校的那個時期。一些七、八年級的小姑娘對於以學校為主題的書籍又有特別的主張。莫斯科第三四九學校的一個姓米的八年級女生寫道：「如果以前作家們對男孩子更關切，描寫了他們，給他們寫了書，那麼現在，作家們已經完全把我們忘記了。」

莫斯科第六一三學校四年級甲班一個女生尼娜想起，作家卡西里在三年前寫完「我的親愛的男孩子們」一書之後，曾經在無線電廣播裏說，保證要給女孩子們寫一本書，於是她寫道：「……可是在他最近一本書『小兒子的街』裏，主人公又是男孩子。」

她繼續寫道：「我們並不反對這些書，就讓它還多出版一些吧。但是我們是什麼人，也應該描寫我們成什麼人呀。」

少年讀者希望有很多描寫青年團和少先隊的書，他們也想讀到關於如何培養蘇維埃人的道德品質的書、關於小學生的道德面貌的書、關於密勒席葉夫現在是怎樣生活和他是怎樣培養自己的意志的書。莫斯科第一七〇男校的一些小學生們寫道：「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成為意志堅強的

人，希望成爲不怕任何困難的人。但是我們誰也不知道應該怎樣來鍛鍊自己的意志。有一些人用針扎自己的手，用刀子割身上的肉，但這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們請求出版關於如何鍛鍊自己的意志的書。」

兒童有時不免要碰到一些家庭糾葛，他會深深地牽涉到這些糾葛中去，因此他們希望有一些描寫各種家庭關係的書。

世界對兒童來說是遼闊廣大的，他們要知道各人民民主國家、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要知道各資本主義國家，知道各民族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的鬥爭情形。他們還想知道很多東西；他們想要知道天空的星體，其它行星上的生活，維他命，蛋白質，微生物，想要知道爲什麼鈴蘭開花比其他植物要早等等。

現有的兒童文學能够滿足兒童的這些需要嗎？遺憾的是，必須說，遠遠不能滿足。

科學通俗讀物、科學幻想讀物、冒險故事等等，這些體裁誘人的兒童讀物，在兒童圖書館裏總是供不應求。

兒童書籍的主題是繁多的，如果這些書中的敘述容易爲兒童接受，如果它們是用平易流暢的語言寫成的，寫得又能吸引人，有意思，那末它們就能够完成自己的教育和培養的作用。

別林斯基曾經肯定地說道：「對於兒童，描寫對象與對於成年人是相同的，只不過對於兒童，描寫要適合他們的觀念，兒童文學事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也就在於此。」

高爾基對文學的語言，特別是對兒童文學的語言，曾提出重大的要求。「爲語言的純潔、詞意確切而鬥爭，爲語言的鋒利而鬥爭——就是爲文化工具而鬥爭。」

在約·維·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的啓示下，爲兒童文學語言底純潔、詞意確切和富有表現力而鬥爭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藝術技巧方面，也向兒童作家提出了特別巨大的要求。

高爾基說：「文體的簡潔與明晰，並不是用降低文學質量的辦法來達到的，這乃是真正技巧的結果。每一個進入兒童文學的作者都應當考慮到讀者年齡的一切特點。否則他的書就會成爲無所用之、兒童不需要成人也不需要的書了。」

少年讀者無可估量地增加着，兒童們的志向、需要、口味也更加深刻了、廣泛了。要滿足兒童們的要求，就需要作家和教師在工作中的合作與互助。

只有教師與作家靠攏和互相了解一途，才能指望在爲我們的兒童創作各種優良書籍方面獲得進一步的成就，才能創作出各種各樣的有高度思想性和技巧、語言純潔與富有表現力和美術質量優良的書籍；這些書將用以培養有清晰的頭腦、純潔的心靈、思想堅定、道德高尚的蘇維埃人——我們的導師與領袖偉大的斯大林領導着蘇聯人民滿懷信心全力以赴的那個共產主義的建設者。